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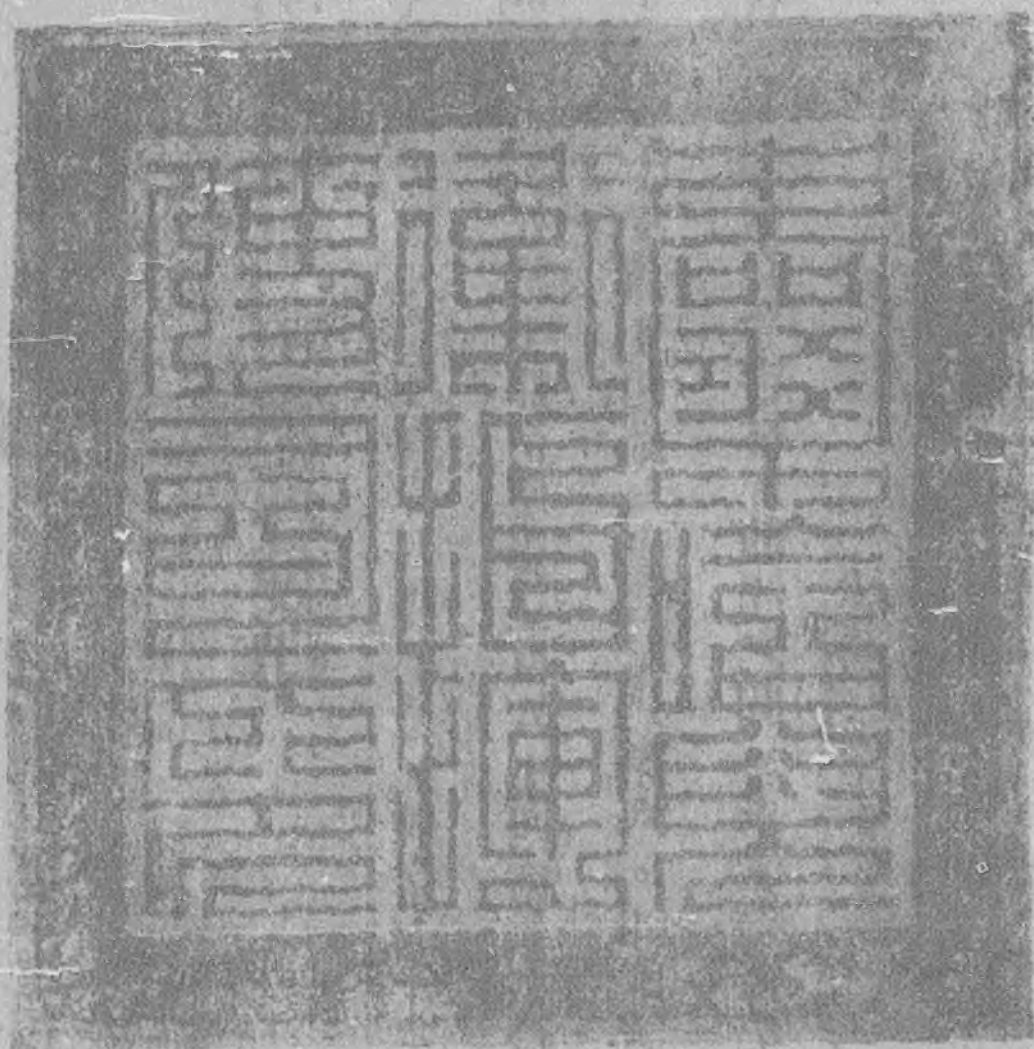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務總署登記證書政字第二十一號

國學叢刊
什分

第十五册

目錄

明囊哈兒衛指揮使印	一
醫隱廬經解	一
唐代經學與五經正義之史料	五
世說樂府一白首	一四
閩中方言合于古音考	二二
秦代政術考(續)	二七
鹿巖小記(續)	三四
課藝選錄	四四



後 見 考 大 原 印

明囊哈兒衛指揮使印

印原大。紐旁鐫永樂十年十月禮部造。神字七十三號。

按明史兵志。奴兒干都司所屬三百八十四衛。囊哈兒其一也。永樂十年置十四衛。囊哈兒列第六。印即置衛時所頒者。其地當在今吉林黑龍江之間。未能確考矣。

醫隱廬經解

方軒舉

嬪真解

大宰之嬪貢。則大行人所謂其貢嬪物。故書一作貢。一作嬪。先鄭於大行人注不從故書。此則從之。後鄭則皆從嬪字為說。而斷為絲枲之貢。今以周禮之文考之。後鄭之說似較優也。大行人之嬪貢為絲枲。則大宰之嬪貢亦當為絲枲。證一。大宰之九職與九貢文多同。九貢二曰嬪貢。九職七曰嬪婦。化治絲枲。九職之嬪婦絲枲。即此職之嬪貢。證二。大司徒之十三職。大宰九職多在其中。七曰化材。注謂嬪婦化治絲枲。十二職之化材。即此職之絲枲。亦即九貢之嬪貢。證三。冬官之六職。曰或治絲麻以成之。雖不言嬪婦。然經言絲枲。皆在嬪婦之屬。言嬪婦皆有絲枲之事。觀典絲典枲三職。皆承嬪婦為說可見矣。證四。此以經證經。知嬪貢之當為嬪不當為實。見後鄭之說之可從。至鄭注亦有可取以為證者。九嬪之嬪婦功。注以婦功為絲枲。內宰教九嬪以二事。注二事為絲枲。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注。又以其事證為絲枲。明絲枲為嬪婦之職也。至於閭師任嬪以女事注。不言絲枲。然言嬪。可推其有絲枲矣。職方州其利絲枲。下文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注不言嬪。然言絲枲。可推其為嬪矣。則九貢經言嬪貢。注言絲枲。其義可互勘而明也。

西嚮其戶考

宮室之制。言人人殊。合禮家之言。及此詩考之。知天子諸侯燕寢亦東房西室。不獨大夫士然也。大夫士正寢亦有室與左右房。不獨天子諸侯然也。詩言西嚮其戶。序云考室。傳云西嚮戶南嚮戶。箋云此築室者築燕寢也。惟築燕寢。乃可謂之考室。惟燕寢乃獨有西嚮戶南嚮戶。而下文所言天子之寢及宗廟明堂者。皆推廣言之。以明西戶南戶之制。惟燕寢然也。蓋正寢者行禮之地。室與左右房不相通。皆有戶以達於堂。燕寢者私居之地。

醫隱廬經解

力軒學

嬪貢解

大宰之嬪貢。即大行人所謂其貢嬪物。故書一作賓。一作頻。先鄭於大行人注不從故書。此則從之。後鄭則皆從嬪字為說。而斷為絲枲之貢。今以周禮之文考之。後鄭之說似較優也。大行人之嬪貢為絲枲。則大宰之嬪貢亦當為絲枲。證一。大宰之九職與九貢文多同。九貢二曰嬪貢。九職七曰嬪婦。化治絲枲。九職之嬪婦絲枲。即大宰之嬪貢。證二。大司徒之十三職。大宰九職多在其中。七曰化材。注謂嬪婦化治絲枲。十二職之化材。即九職之絲枲。亦即九貢之嬪貢。證三。冬官之六職。曰或治絲麻以成之。雖不言嬪婦。然經言絲枲。皆在嬪婦之屬。言嬪婦皆有絲枲之事。觀典絲典枲三職。皆承嬪婦為說可見矣。證四。此以經證經。知嬪貢之當為嬪。不當為賓。見後鄭之說之可從。至鄭注亦有可取以為證者。九嬪之教婦功。注以婦功為絲枲。內宰教九嬪以之事。注二事為絲枲。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注。又以事嬪為絲枲。即絲枲為嬪婦之職也。至於閭師任嬪以女事注。不言絲枲。然言嬪。可推其有絲枲矣。職方瓊州其利絲枲。下文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注不言嬪。然言絲枲。可推其為嬪矣。則九貢經言絲枲。注言絲枲。其義可互勘而明也。

西南其戶考

宮室之制。言人人殊。合禮家之言。及此詩考之。知天子諸侯燕寢亦東房西室。不獨大夫士然也。大夫士正寢亦有室與左右房。不獨天子諸侯然也。詩言西南其戶。序云考室。傳云西嚮戶南嚮戶。箋云此築室者築燕寢也。惟築燕寢。乃可謂之考室。惟燕寢乃獨有西嚮戶南嚮戶。而下文所言天子之寢及宗廟明堂者。皆推廣言之。以明西戶南戶之制。惟燕寢然也。蓋正寢者行禮之地。室與左右房不相通。皆有戶以達於堂。燕寢者私居之地。

•室無戶至堂。房以南有戶與室通。房以西有戶與室通。故詩云西南其戶。胡氏培聲有其說。今更從而闡之。夫儀禮十七篇。行禮多在正寢。惟士昏夫婦成禮一節在燕寢。其曰媵布席於奧。夫入於室即席。未嘗言室之戶何向也。其曰徹於房中。如設於室。未嘗言房之戶室之戶何向也。其曰主人說服於房。婦說服於室。雖未嘗言房室戶。則房室必有戶可通明矣。觀下文主人入親說婦之繼。鄭注入者從房還入室也。非房有戶通於室。何以從房能入室。非室無戶通於堂。何以入室必從房入。從房者南戶也。還入室者西戶也。下又云贊酌外尊酌之。鄭注外尊房外之東尊。尊在房戶外。不言戶外。(儀禮室戶但言戶)則室無戶可知。此可證南戶屬於房也。又云媵侍於戶外。呼則聞。以上文徹於房中爲媵受推之。則此戶外者。室以外房以內。惟燕寢之室。至堂無戶。至房有戶。故言戶外即知爲房。而不混於堂。室在西房在東。室之東戶。即房之西戶。此可證南戶屬於房。西戶亦當屬於房也。至於見舅姑以下。親迎以前。或在廟或在正寢。則皆有南戶無西戶者。可爲此詩之反證。不可以爲正證也。或疑此特士之燕寢。未足以爲證。然左傳襄二十五年。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入於室。姜與崔子自側戶出。惟室無南戶。故當從側戶出。側戶在室東房西。公之入也。由房之南戶折以西。崔子之出也由室之東戶折以南。左氏但言側戶者。以側戶介於室東房西。由房入者爲兩戶。由室出者爲東戶。不如南嚮之戶之有專屬也。此大夫燕寢之有西南戶也。尙書大傳云。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然後入御於君。鷄鳴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至房中而後入御。亦由房之南戶折以西。鳴佩玉房中而後告去。亦由室之東戶折以南。伏雖不言南戶西戶。然由房中而入必西戶。由房中而去必南戶。此諸侯燕寢之有西南戶也。此時西南兩戶則當屬天子矣。或因箋又言天子之寢及宗廟路寢之制。疑鄭不專指燕寢。不知鄭言築燕寢。正申明序之考室。及傳之西嚮戶南嚮戶之義。謂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蓋以天子之正寢異於燕寢之一房。以正寢左右房。有室外以西之房戶。又有以東之房戶。異於燕寢一房之館有房中以西之室戶。明不得以正寢之有西戶者當之。鄭舉正寢之制。以別於燕寢。非與序傳異也。謂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之制。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蓋以太廟路寢制。如明堂五室。每室皆有四戶。不備一南戶。

亦不備一西戶。明不得以明堂之有南戶者當之。鄭舉明堂之制。以別於燕寢。非與序傳異也。不然既曰燕寢。又曰天子之寢。且曰宗廟路寢。何語意之不類也。其西戶南戶。特舉一以概其餘耳。如必以正寢釋詩之西戶。宗廟路寢釋詩之南戶。則上文燕寢又但釋寢室二字。恐非鄭意也。然鄭君注禮在先。箋詩在後。故禮注以大夫士雖正寢必東房西室。天子諸侯雖寢必左右房。此詩之箋。正以正其禮注之說。陳氏禮書。李氏儀禮釋宮。敎氏儀禮集說。萬氏儀禮商。力闢鄭氏東房西室之說。不知以東房西室說正寢則非。以東房西室說燕寢則是。近儒馬氏瑞辰。胡氏承珙。欲申鄭箋。不知鄭所言東房西室者。即西嚮戶之制。反雜引天子正寢及明堂之制以爲說。甚矣通經之難也。而其蔽則孔與賈有以啟之耳。

囊橐考

自以有底無底說囊橐。而囊橐之說紛。其爲有底無底說者。或徵之毛。或徵之許。毛與許無是說也。說文有互訓。例如萊蒯蒯。蒯訓萊之類。是囊橐也。囊橐一物。是許無有底無底之說矣。詩傳有同物異名。例如小曰羔大曰羊之類。是小曰囊大曰橐亦其例。囊橐一物而分大小。是毛無有底無底之說矣。夫毛允於許者。許之解或即本於毛。鄭君箋詩。閉存異義。於公劉章第云裹糧食於囊橐之中。可見有底無底之說。漢以前尙無也。不惟漢也。張揖廣雅之說囊橐同於許。張魏人也。顧野王玉篇之說囊橐同於毛。顧梁人也。若有底無底之說。至唐以後始出。其說見於戰國策史書漢書文選諸注。然司馬貞顏師古五臣皆唐人。而國策名爲高注。實則宋姚宏所補。意古者囊橐皆有底。所異者大小耳。其制當如今之侈口袋。觀北方囊駝所負者皆侈口袋。俗謂之囊。古謂之橐。一也。說者以今之馬包。爲有底曰橐之遺制。以今之搭腹。爲無底曰囊之遺制。馬包搭腹雖有無底有底之制。要亦因侈口袋所變而通者。漢以前無是制。所以漢以前言囊橐者。無所謂有底無底也。說文韓囊也。王注離騷韓香囊。囊以盛香。小可見矣。勝囊也。廣韻勝囊可帶者。囊而可帶。小可見矣。囊囊張大兒。惟有底而小。乃見其張大也。轄以囊盛穀。大滿而裂也。惟有底而小。盛穀乃見其滿裂也。合

觀許之言。愈見漢以前無無底白縷之說也。且觀下云縷紐也。縷下云車下大縷也。夫以縷爲縷而有紐。其制
制於縷可知。以縷爲縷。而特別之曰大。其制微異於縷又可知。至於毛傳縷縷一見。而形弓時邁皆有縷縷也
制許以縷爲縷。毛但以縷爲縷。弓矢之大者能縷之。則其爲縷也不待言。毛義足駭許義矣。孔之申毛。引左傳
兩言縷一言縷。以明小大之制。可謂善於申毛。若陸德明釋文。以有底無底之說爲說文。猶之戴侗六書。故以
有底無底之說爲毛傳。皆唐人相沿之說。誤以爲毛。誤以爲許。非毛許之果有是說也。

正月正歲解

大宰之布治。大司徒之布教。大司馬之布政。大司寇之布刑。皆以正月。而其制治象教灋。政象刑灋。則皆以
正歲。鄭以正月爲周正建子之月。以正歲爲夏正建寅之月。則凡所云歲終者。皆商正建丑之月。故鄭於大司徒
注曰。歲終周季冬也。自歲終之說不明。於是有所以正月正歲爲皆建子者。有以正歲爲建子。正月爲建丑者。今
以諸職之言正月歲終正歲攷之。見鄭公注有不可易者矣。大司徒職一則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
再則曰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明歲終在正月後也。三則曰正歲。今於教官曰。冬共爾職。明正歲在歲終
後也。而大宰及大司馬大司寇。皆第言正月。而不言歲終正歲。則經文有詳略。正可舉一以爲例。鄭之注大宰
大司馬大司寇職。皆補出至正歲復縣其誓一條。誠有見也。且諸職中正月歲終正歲並舉者。不惟大司徒然也。
若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皆大司徒所屬。並可取以爲證。鄉大夫職云。正月之吉。受教於司徒。歲終則考六
鄉之變。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考灋於司徒以退。此歲終後於正月。正歲又後於歲終之一證也。州長職云。
正歲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教讀灋如初。此歲終後於正月。正歲又後於歲
終之二證也。鄉師職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鄭注謂用守及正月命修封疆。經雖不明言正月。其亦指正月可
知矣。下云歲終則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此歲終後於正月。正歲又後於歲終之三證也。黨正職
云。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鄭注以四孟之月朔日讀之。經雖不專言正月。其亦統於正月可知矣。

下云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政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禮。此歲終後於正月。正歲又後於歲終之四證也。而宰夫內宰遂大夫既視小司寇諸職。皆先言歲終。後言正歲。歲終先於正歲。則正月必先於歲終。况小司寇歲終之前言孟冬。內宰正歲之下言上春。孟冬建亥之月也。上春建寅之月。即正歲也。而正月歲終不從可循序而推哉。說正歲正月者。一誤於宰夫注。再誤於凌人注。宰夫注。鄭司農云正歲之正月。因以正月即正歲。不知鄭蓋云正歲建寅之正月。非混正月正歲正月而一之也。凌人注。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政爲正。正謂夏正。因以歲爲十有二月。不知正歲十有二月。田正歲而數至十有二月。正指歲終也。故可云正歲。亦可云歲。鄭司農杜子春讀雖異。而義則可通也。蓋正歲行夏時。而正月則頒周朔也。

※ ※ ※ ※ ※

唐代經學與五經正義之史料

羅繼祖

世之言經學者。動推兩漢。論身心性命之學。則主宋儒。李唐一代。處兩大之間。真若一無建樹者。不知兩京訓詁之學。唐儒實集其大成。濂洛性理之論。唐哲亦導夫先路也。清陳東塾先生論之詳矣。東塾雜俎稿收唐儒考覈精審。論理透闕之處。至數十條。獨惜其書尙未行世耳。又五經正義一書。阮文達訪經精舍諸弟子雖曾備摘其駁謬之點。然經始不易。正義之後。迄尙無書以代正義。然後知正義之終不可及也。茲姑略論唐代經學不倡之故與五經正義經營之始末。夫唐代經學所以不倡者。全係受其文化趨勢之影響。而在唐代文化大勢中。最可注意者。厥爲兩點。一文學昌明。二道教盛興也。文學昌明之故。又首因唐人以詩取士。天下才人。皆傾其心力於韻語。觀宋計有功唐詩紀事所收當時詩人至一千一百五十家。清聖祖輯全唐詩。卓然名家者。則增至二千二百。可見其盛況。次則因韓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諸人提倡古文。齊梁以來綺靡風氣。爲之一振。乃造成三唐之文風。至道教盛興之故。蓋又因老子與唐同姓。遂尊爲太上元元皇帝。令天下奉祠。觀唐會要卷七十五首學

上明經條之。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伏以聖緒出自元元。五千之文。實惟聖教。望請王公以下。內外百官。皆習老子道德經。其明經咸令習讀。一准孝經論語。至二年。明經咸試老子策二條。進士帖三條。」

唐會要卷七十五帖經條例之：「永淳二十一年。勅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論說尙書一兩條。加老子策。」

唐會要卷七十五明經條之：「貞元元年。比來所習爾雅。多是烏獸草木之名。無益理道。自令已後。宜令習老子道德經。以代爾雅。」

云云。其推崇可知。加以佛陀之教。自江左以降。本盛行於中國。入唐以來。不徒勢未稍殺。三藏法師玄奘。自五印度歸來。譯經之盛。實又駕六代而過之。太宗爲追薦穆太后。且曾躬詣弘福寺。而自號菩薩戒天子佛。教之盛。亦可想見。唐代訓詁性理之學。所以終不能興漢宋熾美者。即爲此文學與二氏之道掩而不彰也。然而終能纂正義之書。成千古之偉業。又帝王獎勵功耳。

帝王獎學之事云何。曰尊孔。唐會要卷三十五褒崇先聖條云：「武德二年。詔曰。盛德必祀。義在方冊。宜令有司於國子監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同上經籍條云：「武德中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請停祭周公。升夫子爲先聖。以顏回配享。」是也。曰明經學。會要經籍條云：「武德五年。令狐德棻奏。今乘喪亂之餘。經籍亡逸。請購募遺至。重加錄帛。增至楷書。專令繕寫。」

又：「太宗貞觀二年。魏徵奏。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

又。「玄宗開元三年。褚無量馬懷素侍晏。言及內庫及祕書墳籍。上曰。內庫書。皆是大宗高宗前代舊書。且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缺。未能補緝。篇卷錯亂。檢閱甚難。卿試爲整比之。」

又貢舉中進士條云：「王師且知學時。進士王昌齡王公瓚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且考其文策。全下。舉朝

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且問之。對曰此輩誠有文章。然其體性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今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爲名言。後并如其言。」

又貢舉中帖經條例云。「永淳二十五年二月。詔。今之明經進士。則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來。殊乖本意。進士以聲律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貼誦爲功。罕窮旨趣。安得爲敦本復古。經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選士取賢之道。」

又貢舉上明經條云：「建中二年。趙贊奏。舉人明經之目。義以爲先。比來相承。唯務習帖。至于義理。少有能通。經術寢衰。莫不由此。」

又。「貞元十三年。顧少連奏：伏以取士之科。以明經爲首。教人之本。則義理爲先。至於帖書以及對策。皆形文字。并易考尋。」

是也。甚至視經書爲權謀。祕不示人。或又欲以威格蠻夷。觀唐書于休烈傳：「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祕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尙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慄悍決意。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帥干之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臣聞魯乘周禮。齊不加兵。吳楚乘車。楚股奔命。喪法危邦。所可鑒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征伐競興。情僞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秋固貧婪。貴貨易土。正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土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求長檮額。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

之事。休烈與裴光庭之爭執。可見當時廷臣對經學態度。其對孔孟之書。於重如此。經學相當昌明。自意中事也。加以高祖即位之初。即詔於祕書省外。爲皇族子弟并功臣子弟立小學。又詔登庸皇侃劉炫子孫。至太宗即位。賈治通鑑記其獎學。一則云：「貞觀十四年二月丁丑。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再則曰。「貞觀十四年二月乙未詔求近世名儒梁皇甫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以聞。當加引擢。」

立弘文館。舉杜如晦房玄齡等爲十八學士。并使閻立本畫十八學士像。褚亮作讚。猶其餘事矣。

故曰。唐代經學非不盛。特爲文學及二氏之道所掩耳。

至唐代在經學上之最大成就。當爲五經正義之制定。而五經正義之制定。又非咄嗟可辦。貞觀四年顏師古之考定五經。即其經始。師古考定五經事詳載舊唐書儒學傳之：

「太宗又以經籍去聖久遠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

又顏師古傳「帝嘗嘆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訛。詔師古。于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誼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

所記皆相仿。而尤以貞觀政要崇儒學條所記：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反功畢。復詔尙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蠲起。而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嘗出其意表。諸儒莫不嘆服。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

爲最詳。貞觀七年十一月丁丑乃頒布天下。事見舊唐書太宗本記。更據段玉裁經韻樓集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

序云：「顏師古奉勅考定五經。凡正義中所云。今定本者是也。」

知正義頗據顏師古定本。此爲唐代經營五經之始。

其後貞觀十二年。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更命孔穎達顏師古司馬才章等撰定五經義疏一百八十卷。舊唐書

儒學傳云：「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

經正義。令天下傳習。」

通鑑云：「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新唐書孔穎達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彥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

爲正義云。」

是也。是爲第二次經營五經。五經正義初纂。

迨貞觀十六年。正義書成。太學博士馬嘉運每事駁正。因上詔重加裁定。此爲正義第一次更定。唐代第三次

經營五經。

至貞觀二十二年。孔穎達歿。而功仍未就。高宗永徽二年乃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及長孫無忌等考正之

。尙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事見新唐書孔穎達傳云。「初穎達

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彥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

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

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尙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

下。」

而抱經堂叢書羣書拾補初篇引北宋單疏本載無忌表文。所記尤詳。錄之如下。「太尉長孫無忌等表上五經正

義。其辭曰。臣無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購。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文浮於溫洛

爰演九疇。龍圖出於榮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天地。與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炯戒於百王。五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雅頌表興廢之由。實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開茲膠序。樂以典墳。敦稽古以弘風。闢儒雅以立訓。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雖孔發揮於前。苟孟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昇。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墜。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而緯俗經邦。蕙九德而辨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玄扈以裁仁。化被丹滌。政治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无虛月。集囿巢閣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茂績冠於勳華。而垂拱乎爲。遊心經典。以爲聖教幽蹟。妙理深玄。訓詁絲綸。文疏蹄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家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勅修撰。雖加討覈。尙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勅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尙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尙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傅兼修國史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兼修國史上護軍蔣縣開國公臣季輔光祿大夫吏部尙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緒遂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騎都尉臣柳爽前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國子博士臣王德韶朝議大夫行大學博士臣賈公彥朝議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直學士臣范義瀨朝議大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宜通直郎大學博士臣齊威宣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弘官德郎守大學博士臣孔志約右內率府長史弘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大學助教臣鄭祖玄徵事郎守大學助教臣隨德業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趙君贊承務郎守大學助教臣周玄達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玄植謚林郎守四門助教臣王真儒等上稟宸旨。傍譙群書。釋左氏之膏旨。窮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奧趣。案連山之玄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丁。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慙張禹。

雖謬庸淺。懼乖典正。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
臣無忌等上。

是爲第二次更定。唐代第四次經營五經也。

計自貞觀四年詔顏師古考定五經。至永徽四年。頒行五經正義。共歷時二十四年。

十二年奉詔撰定正義諸人。除孔穎達。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外。據顏達正義序參與人名如下。

易疏 馬嘉運 趙乾叶

書疏 王德韶 李子雲

詩疏 王德韶 齊威

禮記疏 朱子奢 李善信 賈公彥 柳士宣 范義頴 張權

左傳疏 谷那律 楊士勛 朱長才

十六年更定。各經所加人名計：

易疏 蘇德融

書疏 朱長才 蘇德融 隨德素 王士雄

詩疏 趙乾叶 賈耀普

禮記疏 周玄達 趙君贊 王士雄

左傳疏 馬嘉運 王德韶 蘇德融 隨德素

永徽四年更定參與諸人爲：

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褚遂良。柳爽。谷那律。劉伯莊。王德韶。賈公彥。范義頴。
。柳士宣。齊威。史士弘。孔志約。薛伯珍。鄭祖玄。隨德素。趙君贊。周玄達。李玄植。王直儒。
五經正義之名稱。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二五經正義條云：「唐五經正義。本名義贊。唯百餘篇。乃詔名正

義後刊定。」

考之新舊兩唐書孔穎達傳。舊傳云。「貞觀十一年。又與朝賢修定五禮。所有凝滯。咸諮決之。書成。進爵爲子。十二年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十四年。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穎達講孝經。既畢。穎達上釋奠頌。手詔優美。先是。與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陵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

新傳云。「初穎達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

知愈說不謬。其所以名正義者。清左暄三餘偶筆卷九五經正義條謂係取義於後漢書垣譚傳之。「陛下宜垂明德

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

亦是。其諸經註解根據。大抵如次。

(1) 易 以王弼。韓康伯爲主。次用權仲都。馬融。鄭玄。荀爽。虞翻諸家古註雖亦頗引用。特多加以批駁耳。

(2) 書 書本文收東晉梅賾偽古文而不採史記所引真古文。註則蔡大齊。巢琦。費越。顏彪之說并不取。專主劉焯。劉炫。馬鄭註不過參照而已。

(3) 詩 詩原注以毛鄭爲宗。疏中兼及二劉。穎達已見亦不少。訓詁大體以爾雅爲主。而參用樊光。李巡。孫叔然古注。草木蟲魚多依陸機。典禮制度。更參照羣經。

(4) 禮 禮爲穎達得意之學。故注宗鄭玄。而以皇侃義疏爲根本。以至南北朝有名禮家。南人如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皇侃。北人如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之說。無不網羅。而尤用侃。安生說爲多。

(5) 左 傳 左傳注即采杜預集解。外尚用劉炫。至杜劉矛盾時。多抑劉而右杜。考證杜預外象取賈逵。服虔。至正義之得失。洪頤宣讀書叢錄首以其用舊疏云。

「尙書釋典正義。鞭刑。大隋造律。方使廢之。呂刑正義。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官刑。正義上於唐永徽四年。不應稱大隋。新唐書藝文志。義寧元年。置鉅鹿郡。武德元年曰廉州。貞觀元年州廢。左氏昭十二年正義。昔陽今屬廉州。正義上時。廉州已廢。此皆承用舊疏之證。

俞正燮已存稿更謂其自相矛盾云。「唐五經正義。本名義贊。詩般正義。引鄭注禹貢云。九河。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爲一。不知并從何書。禹貢正義引春秋保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春秋僖四年正義。引中候云。齊桓霸。遏八流。以自廣。詩汝墳正義。引左傳衛流而彷徨爲句。春秋哀十七年正義。讀方羊裔焉爲句。是二劉先不自詳審。孔穎達等亦不曾詳審也。書釋典。鞭作官刑。正義云。大隋造律。始除之。武成罔有敵於我師。正義云。史臣敘事。得稱我者。猶如今文章之士皆云我大隋耳。呂刑宮辟疑赦。正義云。大隋造律。除官刑。是孔穎達等。兩奉唐勅。考定詳審。而於其書。不曾寓目。然則。正義雖是佳書。而作奏之工。爲龔力也。」

更有詆其用識緯無擇者。然此安可以責唐以前人。

故對於孔書得失。終以阮芸台詁經精舍文集所收。陶定山。胡敬。趙坦五經正義得失論。最爲平允。

胡論云：「孔氏義疏。非若後儒經說無師承。而以己意創爲者比。夫守一先生之言。而無敢是非者。古謂之拘儒。然與其失之妄也。寧失之拘。則于前儒之說。尙多可考焉。」

又云。「箴孔氏之失者。曰彼此互異。曰曲徇註文。曰雜引識緯。是三者皆孔氏之失。顧正惟有此三者之失。而孔氏之書之大旨。率皆傳述。而非創建。益明矣。」

趙論云：「然則將如何而後盡義耶。曰易則宗郭氏。而以李鼎祚所集之古注。及羣書中所引之古注足與注相發明者附益之。次則取左傳中筮法。都爲一編附焉。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漢易梗槩。於斯可復。書則采馬鄭注。而益以史記中之以訓詁代經文者。其他漢石經及說文及顏師古諸家之說。亦復搜討靡遺。而後殫心詮解。庶復真古文之舊觀。左傳則采賈服注。於土地名。則取裴秀齊京相璠。其一二古文

• 散見說文及羣書者。取以參考。庶左傳之古子古言。存什一於千百。而春秋亦賴以明。然後博稽載籍。為之疏釋。俾實服之學復顯於世。不遠為達論上耶。」

陶論云：「由是為書詩禮春秋之學。皆宗于一。竊惟。訓詁即本。波滔兩派。章句箋釋。橫決六朝。一旦取長棄短。務定一尊。酌雅棄經。聖聖萬世。其蔽其辜。誠足消門戶黨同之習。而支離曲護。亦不免阿私所好之弊。」

是也。至纂修之經過。除日本鈴木虎雄博士曾有短文收桑原博士遺歷記念東洋史論叢中外。國人無顧及者。因論次之。

※ ※ ※ ※ ※ ※ ※ ※

世說樂府一百首

林彥博

屬光啓稱晦。一源澄百流。來遲呼子道。百口賴羊侯。

(文學)桓玄下都羊孚時為兖州別駕從京來詣門賤云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見賤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為記事參軍孟昶為劉牢之主簿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小品饒才道。深公遇瓦官。遊風非不覆。妙喻白旃檀。

(文學)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覆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爽然不辱

簡傲辟蠶園。徧逢主人怒。左右驅出門。輿上獨廻顧。

(簡傲)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辟蠶園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傍若無人顧

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簞門外怡然不庸
王庾訝祖生。裘袍忽重疊。昨夜出南塘。健兒鼓行規。

(任誕)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
一出祖於時恒自使健兒鼓行規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西堂預坐還。浴也於龍禮。下車呼其兒，作父當如此。

(寵禮)考武在西堂會伏浴預坐還下車忽呼其兒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浴何在在此不此故未具
得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愍度初過江。無義那可立。治此權救饑。恐負如來意。

(假譎)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僧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
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僧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上草須首過，餘事漫咨嗟。悔尙餘姚主。離婚議鄰家。

(德行)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願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鄰家離婚(獻之別傳
曰詔尙餘姚公主)

遙望雞籠山。柱頰持如意，可惜孫伯符。志業竟未遂。

(豪爽)陳林道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言共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
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平子出荊州。時賢送傾路。脫巾探雀巢。衣挂庭中樹。

(簡傲)王平子出爲荊州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鶴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鶴子涼衣拘闔樹
枝便復脫去得鶴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雙甌指陵壑。躑躅駭奔騰。欲從南郡獵。自縛絳絲繩。

(規箴)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隴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麇曳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轉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

移田七百斛。鴻臚耽飲酒。覆餗儼不偷。糟肉更堪久。
(任誕)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向爲但飲酒不見酒家覆餗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糶米不了麩藥事

東征起亂階。男兒建豹尾。放火入闔門。請從我家始。

(規箴)蘇峻東征沈充(少好兵諂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爲車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衆就王含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請吏部郎陸邁與俱將至吳密敕左右令入闔門放火以示威誣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桓家鎮惡郎。英名動河朔。救叔馳枋頭。餘威猶斷瘡。

(豪爽)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爲鎮惡郎嘗任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衆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瘡

子猷作騎兵。漫問卿何署。時見牽馬來。那復知其數。

(簡傲)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左右置夫人。架屋永年里。妒煞郭家槐。肯拜赦還李。

(賢媛)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

蹇脚自屈因跪再拜（王隱晉書云郭女名槐又曰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
諸君皆勁卒。宴集即驕矜。可憐壽春敗。還求玉帖鏡。

（簡敷）謝萬北征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皆甚忿恨之（規箴）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鏡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一本豈能支。坐視元哀敗。譬彼北夏門。拉攏自欲壞。

（任誕）任愷既失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驢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攏自欲壞非一本所能支

（履見郗公。會修外生禮。鼠輩慢儀容。只爲嘉賓死。

（簡傲）王子敬兄弟見郗公驕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舍荒恣能。還開後閣門。宋棹新嫁了。妖冶謝將軍。

（豪爽）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恣荒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置賭博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品藻）宋棹曾爲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棹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

（賦頡挾左傳。車逐康成後。繪布褰單衣。何物囊塵垢。

（輕猥）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箸賦頡挾繪布單衣挾左傳逐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

（輕猥）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收何物殆非真跡儻遇風雲爲我龍據時人多以爲能王監用語人云近見孫家身

（輕猥）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收何物殆非真跡儻遇風雲爲我龍據時人多以爲能王監用語人云近見孫家身

作文道何物異豬也

堯中何所有。指腹可容人。枕膝王丞相。終慚殺伯仁。

(排調)王丞相枕周伯仁。鄰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尤悔)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否。不答。可爲尙書令否。又不應。因曰。如此。惟當殺之耳。復默然。速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歎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長康出破冢。乞假獨還東。行人自安穩。無恙布飄風。

(排調)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顧願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行人安穩。布飄無恙。

大小分年位。相推范與王。沙礫後淘汰。糖糍前簸揚。

(排調)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嬰。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淘之法。沙礫在後。

東陽二百籤。初讀維摩詰。此語未嫌多。小品波羅密。

(文學)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又)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見維摩詰。疑殷若波羅密。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

欲索南塘勛。兵廝近竄遁。不教容此輩。何以識京都。

(政事)謝公時。兵廝遁亡。多近竄南塘。下諸勛中。或欲求一時。抄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從師受書還。東海行犯夜。豈有王安期。鞭撻到寧越。

(政事)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腹意服清言。不覺交流汗。左右取手巾。謝郎重拭面。

(文學)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其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麤尾擲餐飯。賓主爭不休。安國強口馬。東陽決鼻牛。

(文學)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返精苦客主無閒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彼我奮擲麤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正始餘音在。清言昨夜聽。願看兩王椽。娶如母狗馨。

(文學)殷中軍爲庾公長史始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乃歎曰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且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願看兩王椽輒娶如生母狗馨

淮甲耀襄陽。此行如此射。殷杜負虛名。祇宜束高閣。

(豪爽)庾穉恭既有中原之志帥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是時杜又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目其氣十倍

推袁賦北征。所聞德麟野。攬筆感余心。臨風還獨寫。

(文學)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穉麟於此野)

育長影亦好。選婿挽郎時。渡江偏問名。流涕有情癡。

(批補)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探其勝者

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有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置石頭迎之整
作晝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
鄧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

桓公閣下過。江漢欽德望。雲根上可捐。令史朱衣杖。

(政事)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
史受杖上捐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忽略東征賦。胡奴白刃加。精金鎔百鍊。靖亂贊長沙。

(文學)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此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
盛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

八足加二整。蔡見蟬蟻喜。爾雅讀未熟。幾爲勸學死。

(批漏)蔡司徒渡江見蟬蟻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二整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
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虞家居近海。獻替啟君心。祇爲天時變。蝦蟇不易尋。

(批漏)虞贖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尙變
魚蝦蟇未可致尋富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上屋曾熏鼠。逢人道父癡。謝公旆德教。分謗悟胡兒。

(批漏)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即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即了己之
不知因其言天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解

可謂德教

書局不彈棋。王公消盛者。愆腹何乃漏。唯聞作吳語。

(排調)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溷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蒼梧子戲父。我胡不如汝。汝自有佳兒。羨煞張憑祖。

(排調)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知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歛手曰呵翁詎宜以子戲父

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弩驢偏獸弱。布矢復張弓。

(排調)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聞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驢驢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驢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賭射撻伯禽。受者色無愠。劉宜停讀書。周且勤學問。

(排調)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致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礙撻而況於卿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帳下餘甘果。王公儉自持。涉春都爛敗。休遣大郎知。

(儉齋)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

庾婦既登車。對牀意轉帖。呼婢喚江郎。覺來原詐屬。
(假譎)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澁無有登車理後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誰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誓彌甚積日漸歇江虧暝入宿帳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乃詐獻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

犯法罰醇酒。老翁殊可念。賴有青絳兒。獨坐膝邊諫。

(德行)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六傳時年七八歲著青布袴在兒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客有畏風者。堪憐滿武秋。琉璃屏下坐。喘月似吳牛。

(言語)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遙遙望江陵。丹樓似霞曉。誰能目此城。賞之以二婢。

(言語)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曾寶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願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游山謝客兒。載笠好曲柄。曲蓋漫相嘲。忘懷不畏影。

(言語)謝雲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而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青郎登北固。望海便凌雲。滿足囊裳去。緬懷秦漢君。

(言語)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觀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囊裳滿足屈志百里閒。家貧李弘度。北門久上聞。窮猿豈擇木。

(言語)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未完)

※ ※ ※ ※ ※ ※

(待續)

閩中方言合於古音攷

黃君坦

吾閩方言。頗多合於說文古音。黃肖巖聚紅樹雅集詞序云。三代正音多存吾閩。苟詞曲家講明而切究之尤近而鼻爲。竊謂音雖起於喉當以鼻音爲主。閉鼻則開發閉收音俱不真。鼻爲君聲。萬類所統轄也。韻首東等首見爲

其本矣。劉繼莊新韻譜亦先立鼻音。次立喉音。復以鼻喉二音輾轉相生。而萬有不齊之音。統攝於此。清書十二字頭首部阿厄衣烏于。亦以喉鼻二音爲首。六部之音皆從此生。天下方音五音咸備。獨闕純鼻之音。惟吾閩尙行此音。乃千古一綫元音之僅留於偏隅者。漳泉人度曲純行鼻音。則尤得音韻之原矣。且江韻中字古多與東冬同用。其偏旁從工空春童丰變宗龍從農等字。皆東冬部。說文以之取聲閩音得之。四方人讀江如姜。遂合爲江陽韻。乃俗音非古音也。先仙韻中字。如天田等半入眞部。尤侯幽韻中字。如劉流留樓矛浮猴頭投等字。半入肴部。此皆有合於古者也。兒字古近日本聲。大字古近秋字音。吾閩此音尙存。至重唇之轉爲輕唇。舌頭之轉爲穿齒。吾閩依然三代之本音也。吾宗前輩肖巖先生。究心韻學有年。著閩方言古音考四卷。援據極爲該洽。足傳不朽。惜其書未能剞劂公之於世。今略數十則於左。頗見梗概。以備音韻學家之考訂焉。

立曰企。說文企舉踵也。廣雅釋詁。企立。曹注企即古文企字。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通俗文學踵曰企。楚辭九歎。登躡以長企兮。王逸注企立貌。詩企予望之。今本作跂。一切經音義卷十六。企古文跂企二形。

扶曰護。方言扶護也。郭璞注扶持將護。

繫曰倏。古奚切。淮南子倏人之子女。注倏繫囚之繫也。讀若雞。

健曰健。廣雅釋詁。健健也。曹憲音集。衆經音義十二。引聲類云。健疾也。又卷十九。勳勇說文作健。然

助交反。捷健也。今閩人謂人捷健爲健。

鼎曰鑊。廣韻鑊小釜。多殄切。今閩中鼎大小通呼曰鑊。

草束曰蕘。一切經音義十三。於雲切。謂聚草束之以薰火者。漢書束蕘乞火是也。

曬衣竹曰笮。廣韻下浪切。笮衣架也。

火餘木曰糟。唐韵糟作曹切。說文糟焦也。廣雅糟地也。廣韻糟火餘木也。般若經。有人持小火糟燒乾草木

衆經音義。引會韻篇。糟燒木餘也。字林考逸。引雜阿含經卷十音義。阿毗達摩俱舍論卷十三音義。糟燒餘木也。六書溯原作贊。

大瓮曰瓠。說文瓠似鬯。長頸受十升也。一切經音義十二。瓠器古江反。引方言瓠也。又作瓠。注大瓮也。瓠瓠同。

衣之緣曰純邊。儀禮注。純緣也。純音衰。方以智云。猶云衰邊也。亦作棍。說文棍同也。洞簫賦。帶以象牙。棍其會合。注飾象牙同其會合之處。

禽獸去勢曰斂。都昆切。曜仙肘後經。鬪馬。官牛。羯羊。鬪猪。斂雞。善狗。淨貓。字林去畜勢。廣韻作斂。

蠅曰胡臻。古今注。閩人謂之胡臻。臻古音秦。說文臻從秦得聲。爾雅。蠅大蠅曰胡臻。慈溪筆談。蠅類之小而綠色者。北人謂之蠅。即詩所謂蠅首蛾眉。取其頂深且方也。又閩人謂大蠅爲胡臻。蠅類也。

擊頭曰敲。說文敲擊頭也。口卓切。左傳鄭莊子與夷姑飲酒。私出闔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呂覽。死而葬金椎以葬之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敲其頭矣。說文權敲擊也。苦角切。亦可作權。

陰柔不振曰萎蕤。國語周語四曰蕤賓。注蕤委蕤貌。呂覽仲夏律中蕤賓。注蕤賓陽律也。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陽氣在上。象賓客。

前後相次曰屨屣。說文屨從後相首也。屣屨也。廣韻前後相次也。上楚洽切。下直立反。廣雅釋詁屨屣少也。王懷祖疏証云。此少當爲少焉少頃之少。與前後相次之意合。

癡頑曰敲類。說文類頭敲類也。段若膺曰。敲類疊韻字。蓋古語也。集韻曰。謂頭癡。錢氏大昕曰。春秋戰國人名有嗣瞖者。疑即此敲類字。上苦怪切。下五怪切。

笑曰啼囁。廣雅釋詁。啼囁笑也。釋詁。啼啼囁笑也。土虛驚切。下火可切。

冷寂寂曰滄清。說文滄寒也。清寒也。廣雅釋詁滄瀟寒也。引伸之爲冷寂之稱。猶滄涼淒清。本訓寒也。借爲寂寞字。

物牽連曰繳緣。文選洞簫賦。處幽隱而與屏兮。密淡泊以繳緣。注繳緣竹相連貌。篇海繳緣連延貌。上癡

切。下丑緣切。

羞窮曰諧拳。說文諧諧羞窮也。揚子方言。嘯呼譏諷拳也。擊揚州會稽之語也。或謂之惹。或謂之騰。郭注擊謂曰諧拳。上陟加切。下奴加切。

高曰臧昂。水經注。洛水出帝湖縣。東玷臺下。石壁崇高。昂藏隱天。北史高昂傳。昂字敖曹。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之。昂藏之為臧昂者。猶蒼莽之為莽蒼。玲瓏之為瓏玲也。

愚妄曰繹繹。揚子方言繹繹多也。南楚凡大而多謂之繹。或謂之繹。凡人言語過度。及妄施行。亦謂之繹。今閩語亦有專言繹者。上烏孔切。下奴孔切。

窳物過多曰邇夥。上于果切。下音禍。揚子方言物盛多。齊宋之郊。楚魏之際。曰夥。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人語而過。謂之邇。廣韻邇過也。說文。齊人謂多為夥。以聲推之。亦可作邇。廣雅繹多也。玉篇。

。發於果切。音與邇近。說文。邇可惡驚詞也。讀若楚。人名。多夥又可作芋荷。(去聲)說文芋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一切經音義卷三。引。芋大葉着根之菜。見之駭人。故曰芋。說文芋扶渠葉。段若膺注。蓋大葉駭人。故謂之荷。則荷與芋同意。荷有何賀二音。芋荷音亦近于邇夥。

疾擊曰杓。都了時酌二切。說文杓疾擊也。從手勺聲。都了切。史記天官書。杓雲索隱曰。劉氏音時酌反。閩中二音俱行。

取物曰撮。都奪切。說文撮拾取也。廣雅釋詁。撮取也。按物水中而撿之曰搨。奴沒切。說文搨撿也。集韻引字林搨搨沒也。廣韻搨搨按物水中也。廣雅釋詁。搨搨搨搨也。又釋言搨搨搨也。集韻搨搨也。搨搨各有數音。曹憲博雅釋言。音與搨合。今從之。又搨有奴禾奴回二切。閩音奴回切。

拉物使長曰挺。說文挺長也。式連切。字林挺長也。丑連切。閩音與字林同。以物擊中人曰殺。說文殺推擊物也。各毒切。廣韻苦角切。今閩音兩切俱行。

飲獸曰瀕。肩婢切。說文瀕飲獸也。廣雅釋詁。瀕飲也。

作履曰鞮。母官切。說文鞮履空也。徐鍇傳曰。履空猶言履殼也。廣雅釋詁鞮補也。廣韻鞮鞮履也。一切經

音義卷十四。引三蒼鞮履也。呂覽南家工人也爲鞮。注鞮履也。作履之工也。引伸之。凡覆物皆曰鞮。考工記

注。飾車謂革鞮輿也。酉陽雜俎。齊王富夏中禪汗鞮鼓。今郡城南門外。有鞮鼓洋。通作縵。一切經音義卷二

十。細縵字體作縵。莫榮反。鞮履也。經文作縵。縵二形俱非。

結縵曰鞮。丁冷切。說文鞮補履下也。徐鍇傳。今履下以縵爲結。謂之鞮底是也。廣雅釋詁。鞮補也。

縫敝曰納。廣雅釋言。紵著納也。揚子方言。緞縫納敝。亦作納。廣雅釋詁。納補也。

火乾曰熇。說文熇以火乾肉也。廣雅釋詁。熇乾也。貧力切。亦作編。儻。周禮籛人注。鮑者於編室中熇

之。揚子方言。熇火乾也。關西隴冀。以往謂之熇。音義并同。

按以方言說經。古人本有此例。其載於春秋三傳者可見。此子雲所以有輶軒絕代之考也。清抗大宗。以揚氏

多挂漏。乃博徵古籍。作續方言。然皆采摭成說。未嘗參之於今也。毛西河作越語肯綮錄。則推較古今。考其

離合。知時語之本於古音甚多。所惜者。但及於越一隅耳。龔定菴擬上今方言表云。臣某言。昔臣在京師。造

今方言書。徂江之南。逾歲而成。首滿州尊王也。臚十八行省大一統也。終琉球蒙古喀爾喀。示王者無外也。

民之所異於禽獸者。則聲而已矣。人性智愚出於天。聲清濁。侈尊鴻濶。出於地。每省各述總論。述山川氣也

。氣之轉無際。際乎氣者有際。寸合而尺徙。尺合而咫徙。故府州縣以漸而變。不敢案也。董之以事。部之以

物。裨可易考也。天道十年而小變。百年而大變。人亦小天。古今朝市城邑禮俗之變。以有形變者也。聲之

變。以無形變者也。擇擇傳記。博及小說。凡古言之存者。疏於下。方知今之不自今始也。及今成書。以今爲

臬也。音有自南北而東西者。有自北而南而東西者。孫曾播遷。混混以成。苟有端緒。可以尋究。雖謝神瞽不

敢不聽也。旁采字母反切之旨。欲撮舉一言。可以一行省貫十八省音。可以納十八省音於一省也。臣又言三皇

之世。未有文字。但有人聲。五帝三王之世。以人聲爲文字。故傳曰聲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聲與言文

值之謂也。文字有形有義。聲爲其魂。形與義爲體魄。魄魂具。而文字始具矣。夫乃外史漢之。太史登之。學字諷之。皆後興者也。是故造作禮樂。經略宇宙。天地以是靈。日月以是明。江河以是清。百王以是興。百聖以是有名。審聲音之致也。定北留心音學。尙有蒙古聲類表。蒙古字類表二書。儻得其所著。以求音之原。音之轉。音之變。則雖口頭傳語。不可會通而皆得其文字哉。

秦代政術考

(續)

閻恬

第一章 秦始皇時代政治考

始皇以十三歲即位。五十歲而崩。在位凡三十有七年。而於其間滅二周。吞六國。建百世之制。垂一統之業。誠天下之雄主也。其時政治。見於載籍者。固可得而詳焉。茲復撮其大要。略有三端。

一曰奉天下。孟子有言。燕中國。撫四夷。此治平之大端也。惟五帝三王之盛時。爲能致之。後王德薄。莫能有也。始皇起以武力兼統天下。雖不盡合於先王之道。然所致者則同也。易。博天下。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太史公譏以爲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指。皆務爲治。直所從言之異耳。夫一家之學。與一國之政。有同然也。即其蒞中國者言之。史記秦始皇本紀云。

秦初拜天下。命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印。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天以爲費。馬騶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實質。已而倍約。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虜其王。韓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定天下。

按始皇以七年滅韓。十五年滅魏。二十四年滅楚。二十五年滅燕。二十六年滅齊。十年之間。逐定中國。雖其先世之業。始皇亦始皇之自爲也。其經路邊疆。亦若史公所述。秦之疆域。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南至北極。北據河爲塞。拉陰山至遼東。命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又發諸貴達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通遠域。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拉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關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徒霸實之初。北築長城及南越地。立石東海上胸界。以爲秦東門。經略之廣。盛世所希。不假儒術以爲條理。能致此者。鮮矣。儒家尊主攘夷之義。始皇實大之。

二曰定制度。始皇既平天下。與乃羣臣權論法度。將以傳之永久。史記秦始皇本紀云。

一。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事。天下大走。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天子其議帝號。丞相稱。御史大夫稱。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候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出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

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秦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漢高帝尊太公爲太上皇。其仿此歟。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母論。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論。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其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一世。二世。

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旗。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

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復。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諸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鏡鑠。金入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按始皇之議帝號。尊莊義。去諡法。名黔首。是正百事之名也。推終始五德之傳。符法六數之紀。改正朔。易服色。是繼三代之統也。廢封建爲郡縣。銷兵鑄鏡。是去天下之兵也。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是齊天下之法度也。職上所析。則始皇用儒術之明證也。

三曰巡行封禪。刊頌功德。巡行封禪。三王之盛事也。刊頌功德。國家之大典也。昔者晏子對齊景公之巡狩。可以比於先王之觀。孟子稱之。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二君。緯書志之。夏鑄九鼎。商銘銅盤。皆王者之迹也。始皇既臣海內。紹述其事。其亦先王之遺意乎。茲即史公所記。列之於次。始皇以二十七年。巡關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鄜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於是乃拉勃海以東。鴟黃腫。窮成山。登之罘。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滄水之衛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二年。之碣石。巡北邊。從上郡入。

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遠天地之道。而天地遠秦亦矣。

夫秦之法度。非盡不善。所以速亡者。願行之未得其人耳。自今觀之。秦代法度。猶有存者。其大一統。尊天子。抑臣下。制禮樂。齊律度。中華數千年之帝制。因之而立也。文字之形。南北若一。災祥之信。古今所同。尊貞女於宋儒爲尤甚。重學術至於今而不衰。其迹之猶顯者。厥爲郡縣之制。自秦以來。未之能廢。改姓易祀。其制迭用。由是觀之。秦政果不善哉。昔王荆公變法。行之不得其人。卒以債敗。秦政之失。殆亦猶是乎。

第三章 秦始皇時代學術考

秦始皇時代之學術。上承周末戰國諸子之餘緒。下啟漢初以降儒學之先河。考其時代。應劃分爲二期。究其斷限。厥在焚書。蓋未焚之前。呂氏擅其權衡。既焚之後。李斯執其機柄。自周宗既滅。戰國從橫。諸子爭鳴。學術大起。咸依賢哲之道。挾爲富彊之窟。於時秦尙未併天下。相國呂不韋。見學術散於六國。耻其弗如。乃思於諸家學術之中。獨樹宗仰以爲之綱領。於是呂氏春秋始作焉。陳澹以爲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爲一代興王之典禮。良有以也。史記呂不韋列傳云。

諸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君。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差不如。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高誘序之曰。時人無能增損者。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余意不然。當時遊士言論之風正熾。

秦國之威。尙未洽於天下。假其書誠有缺漏可譏議者。寧無一人言之邪。則其書必爲能網羅學術統一思想者矣。
汪中呂氏春秋序云。

周官失其職，而諸子之學以興。各擇其術。以明其學。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則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猶水火之相反也。最後呂氏春秋出。則諸子之說。兼而有之。故勸學、尊師、誣徒、善學四篇。皆教學之方。與學記表裏。大樂、侈樂、適音、古樂、音律、音初、勸樂皆論樂。藝文志言劉向校書。別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有其一篇。而其他篇名。載在別錄者。惟見于正義所引。按本書適音篇樂記載之。疑劉向所得。亦有采及諸子。同于河間獻王者。凡此諸篇。則六藝之遺文也。十二紀發明明堂禮。則明堂陰陽之學也。貴生、情欲、盡數、審分、君守五篇。尙清淨養生之術。則道家流也。蕩兵、振亂、禁塞、懷寵、論威、簡選、決勝、愛士七篇。皆論兵。則兵權謀形勢二家也。上農。任地。辨土皆農桑樹藝之事。則農家者流也。藝文志列之雜家。良有以也。

此未焚書前。學術之所嚮也。逮乎六國既傾。周秦迭代。始皇初基。李斯爲相。乃下焚書之令曰。

吏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藥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其說是也）以吏爲師。（史記秦始皇本紀）

觀此令之下。意在定學術於一尊。與漢武帝之崇尙儒術。罷黜百家。同一旨趣。此已焚書後學術之大勢也。合此二期。雜而論之。一則列比各家而融會之。爲一貫之學術。一則連類各家而擯斥之。標一家之學術。是亦戰國學術發展之結果。時會之所趨也。推其思想中心。則皆在儒家也。茲述於次。

按呂氏春秋。漢志列之於雜家。蓋以其包舉百家也。雖然。固亦具其述作之指矣。高誘斥之曰。

此書所尙。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

言斯得之。四庫提要論之尤爲詳覈。其言曰。

其十二紀即禮記之月令。願以十二月。割爲十二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義。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爲醇正。大抵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劍則引考工記。雖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按。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多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爲不苟。論者鄙其爲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

以儒爲主。而參以諸家之學。即其措之所在乎。今觀其書

凡道家言二十三篇。孟春紀之本生、重己、貴公。仲春紀之貴生、情欲。季春紀之論人、闢道。孟夏紀之用衆。孟冬紀之異寶。有始覽之去尤。慎大覽及其下賢。先識覽之樂成。去宥。審分覽之君守、不二、執一。審應覽之重言。開春論之審爲。貴直論之知化。似順論之有度。分職是也。

凡墨家言三篇。仲春紀之當染。孟冬紀之節喪。離俗覽之高義是也。

凡法家言二十二篇。孝行覽之義賞、長攻、慎人。慎大覽之權勳、察今。先識覽之知接。悔過。正名。審分覽之任數。知度。慎勢。審應覽及其精誠。離謂。離俗覽之用民。爲欲。恃若覽之行論。開春論之察賢。慎行覽之疑似。不苟論之當賞。似順論及其慎小是也。

凡陰陽家言三篇。有始覽之本篇與應同。恃若覽之召類是也。

凡名家言三篇。慎大覽之不廣。貴因。審分覽之應言是也。

凡兵家言三篇。仲秋紀之論威。簡選。決勝是也。

凡農家言四篇。士容論之上農。任地。辨土。審時是也。

凡雜家言十六篇。孟春紀之去私。季春紀之盡數。先己。季夏紀之制樂。孟冬紀之安死。有始覽之聽言。謹聽。孝行覽之本味。慎大覽之報更。順說。先識覽之觀世。審分覽及其勿別。審應覽之不屈。開春論之愛類。不

荀論之博志是也。

餘者凡八十二篇。皆儒家言也。至其十二紀。乃禮記月令之所本。鄭康成即主是說。其三禮目錄曰。

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

觀上所析各篇之旨。與鄭氏之言。益信四庫提要所論。爲不誣也。則呂氏春秋爲儒家思想之書。當無疑義。至李斯本祖述儒家。其倡導學術。自不能背其所本。觀於焚書之令。而知其標舉儒術之端。其說并詳第四六兩章中。茲不贅述。兩漢之尊經學。立學官。罷百家。重儒術。制度之興。實基於此。則始皇時代之學術。宗尙儒家。理至明也。

※ ※ ※ ※ ※

鹿巖小記(續)

退翁

寒不須避。居煖屋。出重裘。無傷也。惟暑之中人逃無可逃。必有以消之乃可。古人消暑法。可喜者二事。因錄之。宋韓持國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爲不可居。常願生自郊居來。韓問郊居涼乎。曰涼。詰其故。曰。野人無修簷大廈。且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床。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畢。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俛正甫云。閒居勝於居官。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自早燒香見尊長後。食罷。便可岸巾袖袒鬻。輒從事。藤牀竹几。屏轉北窗。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履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芡。剖瓜雪藕。白醪三盃。取醉而適。其爲樂殆未易可以一二數也。

余暑日喜游山。又喜讀書。炎暑逼膚。汗如雨下。攝念少休。則汗止身涼。讀書至怡然有會。身心爽快。幾忘其暑矣。蓋形爲心役。涼熱不因於外。心君湛然。一念不起。盛暑何嘗不涼。若營謀競爭。諸念紛擾。即涼秋寒夜。焦燥亦生。余居山中。水邊樹下受用不少。亦祇適其形耳。不問居何所。心地固無時不清涼也。

桃溪客語。孝感墩在宜興邑東三十里。周孝侯母疾思甘草。孝侯竭誠籲天。墩產甘草。又名甘草墩。精誠所感。不種自生。於古多有。壽安金蓮花。亦其一也。余早無母。未能淪以供飲。悲夫。

山花天花。皆菌也。五臺產至多。大小不一。七修類稿謂北地產天花。滇人作料絲燈。必用天花菜點成。山中白麝即天花。料絲燈。今無錫博山皆製之。不知用何物點成。容當訪之。

世亂庵屋少游客。香火之資微薄。廣慧侍者。潘守德有美洲羊六頭。人棄而彼取者。割草以飼。不須糧豆。日產乳二十磅。一家衣食無缺。幸哉。天不絕人。是在勤而有心計耳。

未老得閒方是閒。古語不妄。未老而閒樂處正多。故可貴耳。若衰老始閒。雖閒沒用。余幸已能閒。已自覺衰老。無昔年白山黑水間畫騎馬夜騎人之概。(張今頗錫鑾好乘快馬挾俊姬。關東人以此六字譽之)。未老忙人。念之哉。

性好山游。所作遊記。要在道里正確。攷據簡明。於政治風俗物產不憚諮訪而備書之。非古人專事刻畫景物者比。讀屈大鈞翁山文外。宗周游記。自代東入京遊記。入安福縣記諸作。極有愜於余心。不知我似古人耶。古人似我耶。抑各不相似而各有所得耶。恨不能起翁山而商榷之。

蒲伯英殿俊。罷官後居京。納北姬。營戲園業。失敗還蜀。年餘復來。甫下車即病劇。入首善醫院。三日死。其親家劉姓。有小莊在妙雲寺後爲營葬。營董爲公。與余同居北平市參議會會議廳。招往視。冢方築成。而水氣憤溢。爲公見問。余曰姑塞門。輕掩土。明年秋後啓視。如無水方可窆也。劉必不能從。其子不才。遣庶母。括產歸廣德。近聞遭爆炸。與媳孫同盡。余嘗撰聯輓伯英。詞曰。邦國殄瘁。良士云亡。往事數從頭。默默臺泉應有恨。塵夢初醒。家山已破。故都可埋骨。迢迢蜀道漫思歸。清李余官蜀日。伯英與談改革事。意見不合。後竟行。禍亂十餘年不已。每晤言。深悔之。其卒也。某軍方由贛入蜀。故云。

明嘉靖間有旨。以紅石山。七岡山。杏山。翠微山。於龍脉有關。禁人造墳打石。七岡山何在。今莫辨其處。杏山疑即今杏子口。在香山西南。清鄭演親王烏爾恭額。號石琴道人。其易水往還稿。有詩云。熙朝恩澤及枯

禪。儀仗歸來見往年。刺刺老僧談不倦。史家道事要誰傳。自注良鄉弘恩寺住持三覺。聖祖召見大內。用儀仗送歸。相傳爲明崇禎第三子。寺僧每道其事。莊烈帝殉。諸皇子多不知所終。第三子慈炯。田貴妃生。崇禎十四年十歲。封定王。十七年賊陷京師僅十三歲。出家爲僧。事或有之。至天太山魔王和尚。疑亦皇子。故隱姓埋名以自稱晦也。

歐陽永叔云。作詩有三上。謂馬上床上廁上。廁上吟詩。終非雅事。余作詩有三中。車中病中夢中也。明錢汝瞻俗常熟人。隆慶進士。授廣州司理擢御史。巡按山東。有政聲。張文忠居正亟賞之。後以張故罷官歸。修飾池館。度曲飲酒。年八十餘卒。汝瞻有別墅。曰小欄川。在九里圩。西偏城河。自南門依城址。曲港可達。別墅有水門畫舫可入。中有整心亭。雕雲縷霧。四面涼風幽爽。爲避暑之地。諸女侍輟紅小鞵。衣輕綃。執冰紈。肌膚玉映。揮扇立榻左。每日四人輪番侍從。汝瞻坐小舫。葛巾紗衫。輕盪水際。巖亭畔。亭上湘簾乍捲。蘭蕙周籠。几案縹緗層列。雜陳。入座隨意翻動。冰雪若果美人捧上。倦則偃臥消此永晝。夕陽初照。檻外荷風萬柄搖曳。暝色既深。徐徐渡艇而歸。如此消夏。不知幾生修到。非寒士所可辦。亦非吾輩所樂爲。讀筆夢摘記。聊取快意而已。

聞古古集。有自玉泉山經建文景泰二陵至臥佛寺七律詩。是建文墓。清初猶存。不知何時沒失。明遺民多至京師。余嘗疑之。身遺逸矣。何所爲而來耶。後始知有名之士非降即戮。其不入京而與朝官相周旋者。即難免。顧亭林屈翁山譚公子闔古古等皆是也。

種竹得肥地。去瓦礫荆棘。類以水沃。易活美觀。如欲爲用。不如瘦瘠地。或崖谷自生。其實堅厚。葉夢得嚴下放言語。於此可見。富貴人家子弟不中用。而速成者不能堅實。山中種竹。皆於石隙巖壑。每年引水澆溉不過三四次。入冬量加剪裁而止。竹之大者亦巨如小兒臂。其歷年久色深黃。堅緻耐用。可謂真竹矣。

山產羊棗大而甘美。劈食留核種之。五年可接柿。十年可收實。薄皮胡桃敲裂和糞土埋之。灌水至深透。經冬山凍。春即萌芽。亦十年結實。語云十年樹木。誠不誣也。

虛室生白。小窗光明。讀罷焚香。看童子掃地。頓覺心神爽豁。月下僧徒步山徑。至東嶺邊眺。空明無碍。冥思冷然。頗有蕭寥遺世之意。

嘗嘗有人先靈從軍滇南。得琥珀假山。高約五寸。天然巖穴。持以易米。以粟五斗得之。爲賦詩曰。松脂萬年化琥珀。土花陸離勢舉舉。元精不散自離盤。一掌竊窺多巖穴。萬里從軍得偶然。家傳十世不知惜。飢寒無以辦晨餐。五斗欣然舉相易。灌以清泉擊越窩。長與騷人共几席。有時欲雨天晦冥。蒼黝沉沉潤若滴。乃知微物歸天通。勝逾千金求尺璧。

山園多牡丹芍藥。皆朵大香穠。歸安張映斗太史。有芍藥餅七律八首。其序云。約亭宮允邸齋設食。有芍藥餅。風格既殊。煎熟入炒。是芍藥可食也。牡丹名木芍藥。芍藥既可食。則牡丹亦必可食。惜其法不傳。會當覓厨師試爲之。

山中飲饌淡泊。猶憶兒時背誦兩都賦唐來文。不遺訛一字。先母喜。市十錢魚一尾。雜以糞鼓蒸食。極鮮美。久病食不下咽。先外曾祖母爲覓得血燕窩二片。和雞鷄爲羹食。胸胃頓清。一服而愈。與先鳳笙二兄掃祖墓。於沙河茶樓。劇竹笋鑊鮮魚炒粉。甘脆適口。入仕以來。南北名厨不知享受多少。未堪記憶。獨此三事至今不能忘。人生惜後提爲好日耳。與我同食者一老姊在耳。悲夫。

王梓賢倡辦萬安公墓。佐其督理工業者。上海人張其林也。張敬輿培家彼所監造。忠勤可稱。余嘗問梓賢月給幾何。梓賢云無薪給。割餘屋俸居。並辦其家口耳。他年獲盈餘。分金以養老。不數年梓賢病逝。其子某自滬來主事。不使其林管工。迫令遷出。其林朴訥少辯字。初無合約。僅存工賬圖記。訴之警察局。蒲子雅頗知始末。方擬秉公處理。遽去職。繼任者感逼出賬記。公墓收入五十餘萬。盈餘甚巨。僅予以遷居費八百番。隨手耗盡。幸告半生。一無所有。妻子離散。飄泊不得歸。梓賢有知。當歎恨重泉也。其林時遇余道所歷。聞者感傷。余輒周濟之。

郊區本有食糧配給。後僅限於關廟。或云四郊遠闕。辦理奔波。是以停止。又云郊民耕種可自給。不知京郊五

經數爲周易尙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左傳論語孝經雜推十經。宋因况補刻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至星祐元年竣工。歷代石經皆無注。惟孟蜀有之。故其石凡千數。經百有七年而始成。宣和中。席貢又補刻孟子。乾道中。龔公武復刻古文尙書。相傳原石久佚。而拓本之遺前人著錄者。猶有毛詩(卷一後半及卷二)周禮(卷九卷十及考工記)左傳(卷十五卷十六及昭公二年)公羊(桓公七年至十五年)穀梁(成公元年二年襄公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諸經之錢字在焉。

北宋 北宋石經爲仁宗時立。肇始慶曆元年。告成於嘉祐六年。(見李燾續通鑑長編)書石者爲趙克繼楊南仲章友直邵必張次立胡恢諸人。其字體一行篆書。一行真書。與魏石經每字三體直下者不同。其經數史無明文以宋王恕麟生海。周密癸辛雜識。元李師聖修復汴學石經記考之。實爲九經。其目則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孟子也。石在汴學。不知何時亡佚。其拓本之見者錄者。吳門薄氏舊藏四大冊。有尙書周禮禮記孟子。白陽丁氏所得最多。有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孟子七經。凡三千一百二十有八行。三萬三百餘字。(續目見丁晏北宋汴學二體石經考)今歸貴池劉氏。

南宋 南宋石經爲高宗御書。紹興十三年九月。左僕射秦檜。請鐫石以頒四方。其經數爲周易尙書毛詩春秋左傳論語孟子。其字體爲楷書。惟論語孟子作行楷。石凡二百。元明兩朝。屢有剽徙。清阮元輯兩浙金石志時。尙存八十六石。今又亡其九矣。其完全拓本。惟星子白鹿書院有之。係宋朱熹表請頒發者。民國九年燬於火。

清 清石經爲乾隆五年。蔣衡手書以進。至五十六年。始命刻石。立於太學。其經數爲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凡十三經。其石數則易六石。書八石。詩並序十三石。周禮十五石。儀禮十七石。禮記二十八石。左傳六十石。公羊十二石。穀梁十一石。論語五石。孝經一石。爾雅三石。孟子十石。合乾隆五十六年上諭。乾隆六十年和神表一石。共一百九十石。東西廡各半。以西廡起。以東廡終。在西廡者南行。在東廡者北行。其字體爲真書。碑書題乾隆御定石經之碑八字爲篆書。每碑兩面刻。面六列。列三十

五行。行十字。今猶完好。存清故國子監。
以上所述。特歷代石經之概略耳。至其詳細原委。則更僕數之。未能終也。

關發合傳之由確有特見又亦漸當

汲黯便宜發粟以振貧民論

劉鴻景

諫亦多術矣。或以直。或以婉。或犯顏批鱗。而出於力爭。或納約自贖。而引以書道。若夫故干矯制之罪。以激怒為感悟者。則古今所無。乃於漢之汲黯見之。史載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武帝使黯往視之。黯復命以為不足憂。而擅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歸節伏罪。帝賢而釋之。說者莫不多歸而美武帝。而不知黯用心之深。與所保之大也。夫河南有水旱之災。黯返命而請發粟。未為遲也。何必自取矯詔之罪乎。武帝何如主也。以田疇之除吏。然而而細之。乃於黯之所為。泰然包容。而無所不憚。尤理之不可解者。嗚呼。吾知之矣。夫古之所謂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容悅者也。而民尤社稷之本也。知所先後。權其輕重。然後民安而社稷可保。所謂無為而治者此也。嘗觀武帝一生文治武功。靈越今古。而夷考其實政。則任酷吏。重稅歛。開北邊。通南夷。民困財竭而不知卹。其於為治之本末輕重。紛紜例置。黯夙侍東宮。固有以窺其隱矣。當黯之奉使河內也。豈不曰比屋之延燒。萬家之流亡。被災之輕重何如也。中使之宜。視倉粟之振濟。受惠之大小何如也。東越相攻。家人失火。遠辱天子之使。而水旱巨災。更不以聞。上不知卹。其於出治本末不亦慎乎。大臣格君心之非。在乎幾微。故黯為矯制以動上聞。而因得抒其忠告嘉謨。無如武帝之弗究何也。夫帝豈不怪其所為哉。不欲觸其靈直。使謠言以彰吾過。故含容之。異日帝以民馬。欲斬長安令。而黯曰獨斬黔民乃肯出馬。遂痛陳敵中。三以事衷狄之失。帝為默然。是固黯納諫之術也。而有傳者不傳耳。然則君臣相喻於無言之表。而矯制振民之

是非。有弗逞論者矣。嘗謂武帝之於老。猶唐太宗之於魏徵。武帝知老之難而重之。太宗以徵爲媮媚而親之。而從諫如流。終遜唐宗惜哉。

老莊申韓合傳說

劉鴻景

夫欲成一家之言。發至道之蘊。使上下千古。不可磨滅。皆豪傑之士也。然不折衷於聖道。則君子之所棄。而小人之所乘。下流所歸。不智孰甚焉。史遷以老莊申韓合傳。謂申韓慘穢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常讀論家之書而疑之。以爲老莊之誦。玄奧深微。非申韓所及。而其肥遯深藏。與物無爭。又非申韓之所喜也。申韓之術。任法嗜利。以要祿位。又視儀秦而下之。抑豈老莊之所屑爲。及讀史公細論之說。然後知其推本之由。而老莊尸其咎者。非無故也。今天儒道非他。二帝三王傳之周公孔子。所以建中立極。而爲萬世法守也。所謂精一執中。而爲千古傳授之心法也。老莊推原天道。歸本自然。與聖道何殊。惟聖人開物成務。處萬物之中。而老莊則欲超萬物之上。而詆謾聖人。無所不用其極。彼申韓者。方畏聖賢禮教之大防。而不敢發也。今有人焉。觸其藩而壞其防。有不從而眩儼以售其慘歛之謀者乎。夫老莊未嘗去仁義而言道德也。而申韓則以滅絕仁義爲道德矣。老子未嘗不以法令嚴章爲大戒也。而申韓且以法令宰割天下矣。馴致兩晉六朝。黃老大行。而胥戕害虐。禍倍申韓。謂非老莊之罪胡可得耶。蘇子瞻曰。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固也。而亦非老莊之所及料也。韓昌黎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所見者小也。此言得之。雖然。莊之於老。猶左氏之於孔子也。莊周之書。多以王公大人爲質。而折之以匹夫。汪洋恣肆。卒歸於老氏以成其文者耳。若夫申子近於商君。而才力弗如。韓子可擬墨錯。而忠讜遜之。是則四子學術。各有不同。而史公合爲一傳者。豈非以西京崇黃老。而以申韓爲治也歟。則其意亦深遠矣。

識如秦鏡筆挾太阿一掃凡庸獨標宏旨足以推倒一時才彥

豐臺芍藥詩

薛无量

豐臺彌翠好花鮮。雨露霑濡近九天。十里頗疑紅杏色。千畦如過紫雲田。（謂南漢花田）扶頭嬌態濃如醉。婪尾春光老更妍。絕代曼殊家在否。花顏相映憶當年（毛西河侍兒曼殊豐台人）嫣紅姹紫爛生光。策馬郊垌興欲狂。飽露香凝雕玉佩。舞風影動縷金囊。（芍藥名見羣芳譜）會看錦帶呈佳瑞。（韓魏公守廣陵郡時郡圃出金帶圍入相之兆）莫遣宮衣脫鮑妝。（姜白石詞）好是閏年花事晚。爲留花相伴花王。（楊萬里詩）

清婉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馬仲素

天道有陰陽。地道有剛柔。人立於天地之間。所以配陰陽柔剛者。其道維何。仁義而已。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自萬物一源觀之謂之性。自稟賦言之謂之命。故易者性命之原。若盡性以至於命。亦惟孜孜於人道。然人道莫重於倫常。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其道達之於天下。仁者人之安宅。義者人之正路。其道不可須臾離。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即仁也。發皆中節謂之和。和即義也。至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皆爲人所固有。不待外求。即仁道之體。推而施於事物。無往不宜。即義道之用。且必居仁行義。始可以爲人。而重大道之本原。不如此。不可以爲人。即失生民之秉彝。以是知仁義成德。乃人道之所以立。猶之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蓋仁主發舒。爲陰中之陽。義主收斂。爲陽中之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故聖人通性命之理而作易。以象數爲卦爻。以卦爻順性命。性命无形。其理隱。卦爻有形。其理顯。以顯釋隱。依仁集義。循理措事。其道始立。徵夫恩威賞罰。爲人道之仁義。亦如寒暑四時。爲天道之陰陽。山澤水土。爲地道之柔剛。立者。即上文立卦之立。殆謂設卦觀象。充滿於人類間者。莫非仁與義而已。以仁存心。以義制事。有不可分離之意。有與生俱來之理。故由仁義行。則人道立。始能盡性以至命。孟子云。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其斯之謂乎。

立論絕不空泛

課藝選錄(第六次月課)

漢明開國用人優絀論

范 戩

漢高祖與明太祖。皆以匹夫而有天下。其先世以未嘗果仁積德。爲萬民所歸往。復無百里七十里之地。可藉之以爲資而起。乃皆自奮於什伯之中。風發泉湧。沛然莫禦。卒能削平六縣。混一區宇。以奠數百年之丕丕基。而其得國之正。又迥非他世奸雄。竊名禪讓。及欺人孤兒孀婦。竊以取天下者比。雖曰帝王自有真。要亦後先疏附奔走。樂得之人才。輒發而至。有以使之然也。吾觀漢高起沛。首得蕭何曹參。未幾又道遇張良。以所聚少年百餘人屬焉。則三傑已有其二矣。而周勃、樊噲、盧卬、夏侯、周緜。亦以生同坐閉。患難相從。其後韓信、陳平、王陵、張耳、彭越、張敖、灌嬰、申屠嘉、以及酈食其、叔孫通、陸賈、隨何、婁敬、張敖之屬。莫不攀龍鱗而附鳳翼。各欲因緣時會。以取富貴。其他見於史記高祖功臣侯表者。猶不止此焉。烏乎盛矣。明太祖初起時。卽與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南臨楚遠。定遠人爲國用暨其弟國勝。李衆歸附。太祖與語大悅。時李善長亦來講。遂並留置幕下。參預機密。卽而宋文正、李文忠、胡大海、孫愈、常遇春、龔通海、廖永安。與者儒李習、陶安等。亦相率來歸。迨金陵既定。復先後遣使聘秦從龍、劉基、章溢、葉傑、宋濂、王禕、許元、王天錫、諸名士。備見尊禮。而劉伯溫學貫天人。尤足與張子房相伯仲。此漢明兩代開國用人之大略也。夫漢與明皆以得人而成帝業。固已。然果孰優而孰絀乎。是不可以不辨。蓋天下之人才極衆。而用之者取舍不同。則人之爲所用者。亦去就各異。史稱漢高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覆溺其中。又慢而侮人。罵督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用是之故。士之廉潔者不來。然能饒人以爵邑。上之願顧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太史公所記如此。故功名利祿之徒。爭相趨附。夷考其身世。大都爲

屠狗穢薄販繒饒略一流人物。其上焉者。刀筆吏而已耳。否則亦不過縱橫之士。囊以口舌得官者也。求如留侯或張丞相其人。蓋幾如鳳毛麟角之不數數見矣。而有明開國時則不然。太祖知馬上得之。必不能以馬上治之。其倡義之初。即殷殷以禮賢下士爲急務。由是自劉誠意以下諸名宿。咸爲之連籌帷幄。而太祖亦常與之談論經史。或咨以時事。多呼爲先生而不名。其經營天下也。攻城野戰。雖出自武人之力。而定鼎以後。聲明文物。煥然一新。舉胡元之陋習而剷除之。以視漢初之日不暇給。雖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而一切制度。終不能不沿襲秦舊者。相去遠矣。此太祖崇儒重士之明效也。夫以魯之兩生。商山之四皓。而漢高不能來之。則其自甘肥遯者豈少也哉。是可以知漢明開國用人之優細矣。

書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後

范 忒

自夏后氏易傳賢而傳子。於是天下遂爲一家之產業。而人民無與焉。然君權猶未至於漫無限制也。迨至秦政併吞六國。自以爲皇帝之尊。神聖不可侵犯。爲之臣與民者。直奴隸犬馬耳。故其所定法制。皆爲保護一家之產業而設。如是。國安得而不亂乎。由秦至明。君主專制之轡亦甚矣。而士大夫方且奉爲天經地義。箝口結舌。不敢置一詞。獨黃梨洲明夷待訪錄。開卷之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五篇。力言天下之事。當與天下共之。而不得由一人所主持。觀其議論。正與今日之立憲制度相吻合。政事堂即內閣也。太學即國會也。梨洲生數百年前。而已見及此。非孟子所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乎。梨洲既以此五篇爲全書之綱領。而又審時度勢。就國家要政之亟須興革者。以規畫之。而有取士、建都、方鎮、田制、兵制、財計、胥吏、奄宦、諸篇。其所言皆切中當日之情事。果能一一見諸實行。則天下固猶有可爲也。昔顧亭林取是書而讀之。以爲百王之敵。可以復起。三代之盛。可以徐還。豈虛語哉。夫士君子著書立說。凡以爲國爲民。欲其有治無亂而已。然或困於小儒拘墟之見。言之而未必能行。即行矣而未必有效。甚且利猶未覩。害已隨之。亦何事紛紛改作爲乎。梨洲是書。其辭見既超然乎衆人之上。而國家政治之缺漏。又爲及身所親驗。且能不避忌諱。

言人之所不敢言。故其誠論雖不獲見用於當時。而猶足徵信於後世。近數十年中。人人知有是言。咸視爲不利之作者。有以也夫。

抑明謝漢能自圓其說筆亦老當大有眼光發揮未透

書黃宗義明夷待訪錄後

趙庚

右明夷待訪錄。凡若干篇。合爲二卷。清餘姚黃梨洲先生之所著也。嗟乎。自古閔達奇偉之士。抗心希古。積道藏德。將奮于功業。以發其才與志。而求有濟于生民。不幸遭際家國傾覆。流離坎坷。終不得有所樹立。則遂肥遯山林。謝絕簪紱。蕭蕭飴茶。著述終老。其高才遠志。舉無所施于時。獨其論撰尙得傳諸後世。每展卷誦讀。未有不感慨歎者。如先生此書則尤可悲矣。先生以曠世之逸才。值社稷之淪陷。遺民之痛既深。恢復之誠靡切。間關奔走。卒未有成。緬懷明季之喪亂。實由政教之悞。於是窮學術之根源。探史部之玄秘。明其是非。考其得失。勤爲專書。以俟百世之采擇。此明夷待訪錄之所由作也。其書於用人理財治兵取士諸事。皆有深切之議論。請即其大端而言之。夫天下之治亂非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故著爲原君之篇。君臣者百姓共舉以爲萬民興利除害者也。故原臣曰。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君臣之名分既定。而臣之責任則以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執此理以行臣職。自無私隱暴虐之患。反乎此。君臣咸視天下爲囊篋之私物。君則荒佚於上。臣則助惡於下。馴致生民憔悴。四方勞擾。欲國家之長久。豈可得乎。此說於今日視之。或以爲庸熟之論。而不知當君主專制之世。乃敢發爲此義。誠可謂翹然傑出者矣。其原法篇有曰。後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也。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爲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蓋法律之設。所以維持人民之治安。而非可私于於一己。及遇不肖之君。則假法律以爲行惡之利器。設依天下之公意而立法。守此職者定畏懼而不敢違

。即有弊竇。亦非若私于一己之法之肆無忌憚者可比。故梨洲主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者以此也。他若學校篇之論養士如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是非。而公是非于學校。故養士爲學校之事。而學校不僅爲養士設也。此言學校之設。首在養成情識。而情識之功足以救正執政之過失。自朝廷不能養士。而科舉功利之毒。中夫人心。清議之途遂塞。無復有代表人民之輿論者矣。凡此皆先生政論中之聲鑿大者。此外。如論明代廢宰相之弊。及學校書院之興衰等。並皆識見精湛。洞明利害。原書具在。不復贅言。嗟夫。有明末造。士節彌彰。故臣遺老恥事二姓。竄伏草莽。書史自娛。以學術文章倡起一世。殘膏賸馥沾溉至今。如顧亭林黃梨洲孫夏峯王船山諸公是也。而亭林之精研音韻小學。梨洲之振興史學。尤足爲當時之二大巨擘焉。故四百年後。讀梨洲此作。則其中所述。與今日之政論。若合符契。豈非明哲君子之遠見也哉。善乎亭林之稱此書。謂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惜夫若先生之壯志。不得伸於政事。而獨托諸空言。令百世而下爲之扼腕太息。此吾所以掩卷而懷愧者也。

論史事透關而筆力亦犀利可喜

損上益下爲益損下益上爲損試申其義

趙敬含

明儒蔡清曰。損下益上爲損。損上益下爲益。即民貧君不聽獨富意。斯言也。雖於卦義未全。要不可不謂得卦義之要者。蓋各卦之變。皆自乾坤。乾坤之合爲泰否。損自泰來。損下卦之陽。以益上卦之陰。損下益上之象也。益自否來。損上卦之陽。以益下卦之陰。損上益下之象也。損在於下。故爲損。益在於下故爲益。義皆主乎下而言之也。吾嘗論之。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人君出身御世。未有不以益下爲急務。而能奠寰宇於磐石苞桑者也。大學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上之於下也。下欲自食其力。爲之正經界。而授之田。使彙強不得行其奸。下欲各安其家。爲之制里廬。而與之居。使善良因以樂其業。而又上治風雨。下治山澤。中治彝倫。凡下之衣服飲食。冠婚喪祭。井竈六畜。靡鉅靡

細。罔不周悉。若父兄之慮子弟。其汲汲爲下計者至矣。由是觀三餘九。野無庚癸之呼。取麥取禾。民無倉箱之匱。古聖王所以建不拔之基。垂不朽之業者。豈別有異道歟。亦惟益下母損下已爾。後世則不然。橫征暴斂。以爲足國之謀。刑驅勢迫。以爲生財之計。農人終歲勤動。盡瘁貧窶而難盈。回願仰事俯畜。不能一飽。商賈販物往來。多出新名以需索。務使傾囊折閱。無復餘資。如是。則下之受損爲何如。小受損猶可。大受損烏能無怨。偶受損猶可久受損。烏能無怨。怨而後瞞瞞昏聩。疾如仇敵。一旦有事。坐視不救。十九皆然。此豈盡下之無良。實上昧於損益之道。有以致之耳。雖然。損益之道。例施之則病。順用之則安。理之固然也。上果能所欲與衆。所惡勿施。下自有益而無損。悖入本無。悖出何畏。上亦明損而暗益。損益如此。上亦何惜。而不損所當損。益所當益。使上下之情。相通而無隔乎。鹿豕之財。紂積之。武散之。鉅橋之粟。紂歛之。武發之。散之發之者。上損而下益也。下益。故武以得下而興。積之歛之者。上益而下損也。下損。故紂以失下而滅。聖人深明此理。用繫兩卦象辭。其垂戒至矣。後世人牧。膺斯民之任。曷三復損益兩卦之象辭。

機杼一新獨得論古之職

損上益下爲益損下益上爲損試申其義

石仲倫

世稱孟子不學易。及言仁義而斥利者。皆非也。彼固以利民爲利。而不以利君爲利。以利民即以利君爲利。而不以利民即不利君爲利耳。是以知古今之重利者。莫善於孟子。而古今之學易者。又莫通於孟子也。易之爲卦也。震下巽上曰益。爲其損上卦初畫之陽。而益下卦初畫之陰也。兌下艮上曰損。爲其損下卦上畫之陽。而益上卦上畫之陰也。故象傳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蓋聖人所以通上下而歸之一體。莫不浹洽者。豈有他道哉。辨其損益之故。而勿失其爲損爲益之實而已。損有大小。益有公私。故損者大而益者小。斯君子不謂之益。而謂之損。益於公而不必益乎私。君子猶以爲益。

雖損乎私而益於公者爲之。君子不以爲損也。誠以君子之心。無間於上下。而視爲一體者也。下衆而上寡。寡固不能離衆而自存。故天下之私。必依公而後存。天下之利。必待義而後立。知此義者。其惟孟子乎。言樂利惟恐不下於民。言貨財惟恐其歛於上。七篇之中。惟此爲兢兢。故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言不以一人之故而拂天下之情也。然則所謂損上益下者。益下者實也。果益於下。即於上不爲損。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又無損之可言矣。此益之所以爲益也。所謂損下益上者。損下者實也。既損於下。亦於上不爲益。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不得則非其上。益於何有。此損之所以爲損也。曰民說無疆。曰其道大光。即孟子所欲與聚。所惡無施。得其民斯得天下之說也。是一益則無不益矣。曰其道上行。解之者曰。下損則上不能獨益。損之道行於上焉。即孟子民欲與之偕亡。而君豈能獨樂。出乎爾者反乎爾之說也。是一損則無不損矣。昔者孔子罕言利。而傳易則曰。聖人以美利利天下。是不以美利利天下而有所利者。舉非利之實也。非利之實而謂之利。其不反貽禍害者鮮矣。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於以見聖人設爲損益二卦取象之精義。非達於公私義利之辨者。烏足以知之。

以孟子話題文如剝蕉抽繭妙緒環生入後才緊

白夾竹桃 二首

薛元量

竹外桃花三兩枝。幾人傳誦老坡詩。遙看只見亭亭影。詭視俄驚灼灼姿。崔護過門窺素面。湘妃灑淚露冰肌。嫣然獨對東風笑。秀出猶應占一時。

相逢如過武陵津。欲倩湖州與寫真。衛女空頭早惜。息媯宮裏見愁。一簾籬竹竿。衛女思歸也。息媯爲桃花夫人。簾盡恰襯朝天面。一闕元遺事。明皇以千葉桃符貴妃影。謂可助嬌態。倚袖誰憐網代人。杜詩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想是相思崖下種。桃奴留得舊時春。丹鉛錄涪州有相思崖。相思竹昔有男女相思交贈。今竹有桃奴之形。

清婉

漢明開國用人優絀論

陳梅庵

古今之王天下也。有以德得之者。有以力并之者。有以智取之者。其得天下以德者，三代是也。并天下以力者。暴秦是也。取天下以智者。漢明是也。夫漢高帝與明太祖。皆以布衣統一四海。古今之有天下者。亦以二君爲最正。論其德雖不如三代之盛。論其力亦未若秦人之暴。其所恃以爲資者。則在收人之智。用之而能專。因人之智。任之而不疑。此所以一則驅除羣雄。卒踐帝祚。一則掃滅羣寇。以成帝業也。當秦楚之際。陳涉發難於前。項羽繼起於後。而高帝以一亭長之微。毫無憑藉之地。乃未幾。始則有張良蕭何韓信之屬爲之謀。繼則有布越絳灌之徒勸其兵。雖以項氏白戰百勝之威。卒滅於高帝之手。是高帝能以其權略智術。駕御羣英而驅策之也。方鄒生之爲漢謀立六國後也。高帝特以問良。殆欲視良之心意耳。蓋以良始惟爲韓報仇。又常自懷中去漢歸韓。恐良終爲韓。不專爲漢。故假食其之謀以試之。初非不知六國之後不可立也。然而良方力陳八難。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蕭何於漢臣才最高。任最重。功亦最大。高帝恐其自驕以取禍。故繫之廷尉以痛抑之。使其謹畏以保令終。果誠疑何。則已繩韓彭而誅矣。然而何遂自汙以求免。是何亦在其術中而不知也。信爲治粟都尉。何曾數言其奇。高帝故不用。欲以忿信使亡。既亡而追得之。反拜爲大將。使信以任過過望。必效死力。卒用信以滅楚。然而信遂謂漢遇我厚。終不忍叛。是信亦在其術中而不知也。彼三子者皆天下之人傑。皆役於高帝術中而不知。此漢所以取天下以奠開國之基也。迨高帝身歿未幾。國幾移於產祿。猶賴有平勃之力。以誅諸呂。漢室危而復安。此又高帝善於用人之效也。若夫元末羣寇紛起之際。太祖以平民而成帝業。而一時攀龍附鳳之士。如徐達劉基常遇春李善長李文忠之流。類皆竭盡智力。勞苦功高。爲一代佐命之元勳。是以剖符析珪。列爵崇報。重之以山河之誓。白馬之盟。德意之厚。固無異於漢高之善用人才。大封良平蕭曹諸功臣也。及天下已定。猜忌旋生。凡屬異姓之功臣。或嫌其功高而自驕。或疑其權重而難制。除徐達常遇春早卒得以自全外。其餘莫不加以惡名。誅戮殆盡。於是丞相胡惟庸等。於十三年以謀反伏誅。而功臣坐胡黨死而除爵者。不知若干人矣。又未幾而太師李善長於二十三年賜死。吉安侯陸仲亨等皆坐誅。而作姦黨錄布告天下矣。

。又未幾而涼國公藍玉。於二十六年謀反。鶴慶侯張翼等皆坐誅。而頌逆黨錄昭示天下矣。揆太祖之用心。對於異姓功臣之列爵公侯者。皆次第消滅之而後快。是亦無異於漢高之誅黻韓彭。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固王室之基。保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故說者謂明祖用人之智力以取天下。與漢高同。而其爲子孫防患未然。大起猜忌之心。亦與漢高等。雖然明祖又烏得以漢高比哉。彼漢高雖殺韓彭。而良平蕭曹絳灌之屬。固無恙也。使明祖能踵漢高之故智。留如平勃者以佐國。則燕王雖英武。必不敢起靖難之師。即使狡焉思逞。功臣自足爲國家當之。建文何至倉皇出奔。斯豈非明之用人絀於漢歟。嗚乎明祖與漢高。同具帝王之大度。同爲開國之英主。乃一則爲子孫防患而患卒除。一則爲子孫謀慮。而仍起篡逆之禍。此豈漢高之幸。而明祖之不幸耶。抑亦用人之術。有優絀之判耶。吾望後之有天下者。鑒於漢明之往事。其於君臣之際。亦思所以善所處之之道乎。

以術字取題如驪珠在握文亦縱橫排累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出版

每冊定價國幣拾陸圓

函購郵費酌加

主編者

國學書院第一院編纂組

北京北海園城

電話北局二七九三

發行者

潘

壽

岑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者

慈成印刷工廠

北京宣外上斜街西口

電話南局二七九五號

代售處各大書坊